石匱書後集

石匱書卷第三十六

劉宗周祁彪佳列傳

劉宗周號念臺浙江山陰人父坡死宗周其遺腹也家寒母章太君煢〻守弱息依外家以紡績供饘粥萬曆辛丑登張以誠榜進士章太君朝聞報而夕去幃陶文簡為作墓銘比之程嬰保孤事成下報宣孟甲辰服除授行人乙巳以祖惇年邁疏乞終養侍祖疾四浹旬不交睫居

憂曰邦君大夫不得望見顏色部使過之亦匿
勿見祖壽終過哀致疾邑令趙士諤造寢所見
幃帳百結敝衾敗絮心佩服焉居家弟子日益
進講學不輟服除起原官奉命冊封益藩時顧
憲成講學東林群起攻之宗周謂憲成之學
歸於自反而攻之者以意見分門户以門户分
流品其論非是言者遂目為東林黨人時方推
擇浙中司官咸屬意宗周或囑以無談時事可

望銓曹宗周惡之甲寅復以病告歸先後匿跡林下若十有餘年授徒僧舍足跡不至公庭有造廬者拒不見當道到門必進強再三然後出見進賢冠巖巔高寸許而布袍角帶殘缺失次騶從見者無不匿笑以此名重海內御史韓浚以按浙時訛見不納劾比少正卯而歸子顧劉廷元繼之欲置之死時趙士諤入為考工郎為白冢宰乃免　光宗踐祚起禮部儀制司主事

天啓元年疏劾魏忠賢客氏朋比亂政忠賢大
怒矯旨廷杖首輔葉向高救免止奪俸半年壬
戌奉命齎會録告孝陵道陞光禄寺丞復命晋
尚寶司少卿在職二十日遷太僕寺少卿宗周
以一歲三遷又見婦寺專權日甚再疏移疾乃
以太僕予告甲子起左通政魏忠賢已盡逐諸
君子宗周辭疏又為諸君子申理革職為民崇
禎元年召為順天府尹上疏請重事權要以久

任謁文廟大會師儒示以聖賢爲學之要延三老嗇夫咨地方疾苦發奸吏乾没置之法又捕勲貴家人豪横不法及舞文犯禁者按治如律頒布文公四禮俾鄉鄙服習遇中貴梨園什具責而焚之輦轂一清二年上疏陳堯舜之道因言遼事不足圖與加賦之害上雖目爲迂濶然亦歎其忠鯁會京師被圍米價踴貴乃請罷九門稅修舖房以處貧民爲粥以濟老疾嚴行保

甲之法人心稍安時樞督諸臣多下獄若宗周

獨抗言國事至此諸臣負任使誠無所逃罪而

臣以為陛下亦宜分任其咎昔禹湯罪己其興

也勃為今日首當開示誠心為濟難之本日御

便殿見群臣相對如家人父子以票擬歸閣臣

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不效則從

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深其罪乃若朝廷縛一文

吏如豚雛腐鼠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使恩威

錯置至文武皆不足信必曰吾舍一二内臣無可與共患難者于是総提恊之命稍試以城守而閫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仰祈陛下翻然感悟以親内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可一舉而定也又劾張鳳翼馬世龍等罪皆切直忤上意三年復請上除詔獄蠲新餉爲祈天永命之本上方憂旱齋居責其不修寔政徒事空言宗

周又疏糾周延儒溫體仁傾側事上之罪下詔
切責將解任捐羨餘置學田二百畝以給諸生
凡三乞骸骨始得告出都門所攜止兩麗中貴
人見而駭曰兵清官也居家大集同志會講首
闡人人可為聖人之旨以證人名堂同主會者
為陶奭齡重建古小學祀尹和靖明伊洛主敬
之學乙亥枚卜冢宰以宗周名上召對言上求
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

上不憚除工部右侍郎明年上言陛下即位之
初銳意太平至於帝王治天下之道猶未得其
要領于是首屬意于恢遼而經臣遂進五年恢
復之說已巳之後寖及宗社朝廷始有輕士大
夫之心自此廠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
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
愈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日長自三尺不伸
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襍治五刑歲自斷

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參罰在錢穀而吏愈貪賦愈逋自嚴刑與重歛交困天下而盜賊蠭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發法而兵日驕自朝廷刻期盡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事急矣天啓聖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權下弓旌之擲收

酷吏之威方冀與二三臣工洗心易慮而不意賢如文震孟陳子壯者又相繼報罷求治愈殷紛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詭說投間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矣凡若此者不過始于陛下一念之矯枉而漫溢遂爲厲階則今日轉亂爲治之幾斷可識矣上曰宗周素有清名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會閣臣溫體仁等以馬

價空匱請捐助宗周獨稱臣不敢懷利事君并請禁天下之言利者得旨切責遂引疾求罷既就道聞北兵自昌平深入憤甚極論體仁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并及刑政舛謬數事上怒以為比私亂政革為民十四年起吏部左侍郎陳聖學三篇以切劘上躬多見採納尋遷左都御史請申飭憲綱復書院社學罷詔獄從之會當大計發中書其為人行賄事置之法一時風紀肅

然已而京師復被圍上申飭百官重責臺省以
代人規卸出缺等事禮科給事中姜埰疏爭之
上怒行人熊開元因召對劾奸輔周延儒欺君
誤國上愈怒與埰同日下詔獄宗周力爭於朝
忤上意革職歸甲申聞寇偪三輔大會紳士議
捐資勤王致書促撫軍行事比聞北變即為
先帝發喪被髮苫屩手執鐵叉向府道慟哭期
起義旅師先殺賊府道不能主渡江向撫按哭

撫按又不能主後聞留京立福王興師北伐乃止弘光監國起宗周為左都御史疏辭不允時新立四鎮皆擁兵自恣而樞輔馬士英持定策功居中擅權引進私人宗周起召前有草莽孤臣上慟哭時艱及追發大痛二疏大約謂非討賊復仇無以明陛下前日渡江之心非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宜駐師鳳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以規進取并及慎

封爵叢舊官諸事隨疏糾馬士英恨宗周次骨
嗾劉澤清高傑公疏劾宗周稱草莽孤臣有不
臣之心勸上親征以動搖國祚奪諸將封爵以
激變軍心士英與四鎮合謀必欲殺之遂力請
致仕頻行又糾阮大鋮黨邪害正為世道病其
進退關江左興亡大鋮深恨之乙酉五月留都
継陷聞弘光出依靖南侯黃得功得功遇害上
北轅群臣迎潞王監國宗周曰國事尚可為也

無何清騎至浙潞王降宗周聞之慟哭曰此子
正命之時遂不食有門人請先生行文丞相事
宗周題其言乃命門人訪黃宗伯道周致書章
大理正宸熊史科汝霖圖興復乃食少粥居數
日聞黃道周已入閩熊汝霖圖擧事為人發覺
遁入山章正宸辭以不能聞郡人齎圖籍渡江
復不食至四日壻秦祖軾以江子遠袁夏甫文
文山謝疊山事為解謂死尚有待覽書為食少

粥六月廿二日門人王毓蓍自沉死上書曰門生毓蓍已得正命偽官俱已受事此一塊土非大明有矣頤先生亟自決毋為王炎午所弔見書歎曰玄趾得死所哉予大臣也當為其難者乃復不食作答秦祖軾書後係以詞曰信國不可為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廿五日入鳳林道赴水長耳掖之起困頓甚

暫息靈峰寺子汋以清聘書至閉目不視後二日至楊枋依秦祖軾居塔王毓芝来侯語及毓蓍為淚下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又曰吾始不食数日時燥渴甚因少飲覺味如甘露精神頓生始知水亦能續命也今後勺水不入口矣毓芝曰先生心境何如曰他人生不可對父母妻子吾死可以對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終日憂疑驚恐而吾心中

泰然如是而已又曰吾學之要一誠盡之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則天吾日來靜坐覺胸中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所無事則人而天矣廿九日作絕命詞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復何易嗣後止閉目端坐不出一言閏六月六日命家人扶掖南向坐有頃遷北向息奄奄、欲絕猶提筆書

一魯字至八日戌時乃絕嗟乎昔文信公餓十
四日而不死又復進食乃嘆曰孤竹二士餓
西山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劉中丞絕食者兩
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有骨如柴騎箕始
去嗚呼烈矣時與中丞同將者有祁中丞彪佳
祁彪佳號世培亦山陰梅墅人父承㸁萬曆甲
辰進士官至大恭毋王太君誕彪佳夢老僧趺
坐澡盆彪佳生而穎異年十七中浙江戊午省

試時未冠擬束髮簪花彪佳不肯乃冠而赴宴
識者歎為遠大之器天啓壬戌成進士授福建
興化府推官上任至延津舟覆彪佳從艙中出
坐覆船底幕客僕從飄搖險浪中彪佳從容拯
之上俟後舟至皆得生赴任後寮屬胥吏皆以
彪佳為貴介子且少不更事心甚易之及理牘
凡民間利弊以及錢穀刑名無不洞悉若老吏
郡屬稱為神明甲子分闈得五經顏茂猷及郭

符甲等稱如人能得士時興化防寇集兵缺餉謹藩司門郡邑愌縮不敢出彪佳挺身往諭刻期給餉一時歛輯後令自推為首者縛送藩司治之事遂定戊辰考選福建道御史癸酉巡按三吳宜興陳氏僕激變鄉民燬廬發塚彪佳即巡其地首罪豪奴次擒亂首奏斬陳氏僕及亂首數人餘戍配如法盡追還佔奪子女田產鮮脇從撫良弱衆皆貼服巡按蘇州訪天罡名不

得寔大恭公長洲舊役謁署中各開一室令書巨憝衆口一詞者七八人彪佳至玄妙觀撤紳衿耆老令百姓縱觀先講聖諭次卹節孝縛諸天罡於階下有一人肯保或言其生平一善事者即釋之其尤者四人衆論皆確立斃之杖下由是群奸股慄境內肅然乙亥請告歸築別墅於寓山日依太夫人承歡膝下庚辰辛巳越中荐飢彪佳與劉宗周分區賑米設厰賑粥病者

藥之死者埋之深山窮谷無不親歷有道濟録
行世壬午九月特命起河南道掌大計拜命即
行以小舟直抵淮上間邉信緊急南北道梗四
方輯瑞行者皆不敢渡河彪佳曰居父有難即
無召當赴難況受命掌計耶吾行決矣遂向淮
撫史可法借材官六人再募武健六人彪佳亦
戎服介馬齎乾粮且操且行時閏十一月十三
日也宵行夜宿兩日一飡十二月初四日入都

門南北路梗行旅已絶咸指彪佳謂送天降次日見朝左都御史劉宗周僉都御史金光宸以直諫被譴彪佳疏救上怒責令回奏彪佳執言如初上不之罪癸未三月初六日上召至平臺面加慰諭并訊所歷地方被兵情形彪佳一一詳奏上為慨嘆賜茶餅而出四月北騎出還二十八日方舉大計彪佳一秉虛公輿論大服終計事無敢以一錢一簡及其門者銓部吳昌時

為宜興私人上命科道轉京卿者必剔歷藩臬以鍊其材昌時即借以恐喝臺省舊例外轉二人昌時欲增額至八彪佳曰上意在鍊才非外之也余首纂請以身先之可破重內輕外積見然宜漸行不可驟駭觀聽昌時陽唯〻不俟掌篆牒移竟疏推六員彪佳曰二百八十年職掌自予隳之矣遇昌時於朝面折之因上疏明職掌并劾昌時奸邪貪樴上臨軒極刑詳鞫服罪

棄市計事告竣例陞卿寺彪佳固請循三差例
刷卷南畿比至留都遂聞北變望闕號慟幾不
欲生五月朔史可法馬士英迎立福王諸臣議
援宋高故事先立為兵馬大元帥彪佳曰不若
稱監國為正有本朝故典可據諸臣方上監國
寶忽聞有即正大位之議彪佳力言不可議遂
寢三吳變作廷推彪佳往安撫初八日領勅即
行抵京口斬搶犯三人亂風稍輯時監國已正

大位陞彪佳大理寺〻丞即轉蘇松督撫六月蒞任甫八日史可法有騎兵數千住京口土人防之過嚴蓄怒已久適浙將恃勇相激遂憤鬬浙將戰死兵潰騎兵乘勢焚掠潤城外數十里如洗二鼓報至彪佳昧爽即行至潤城不入署单騎視焚刼地勞問居民計户給錢償之時四鎮雖開藩江北寔跳〻江左彪佳至京口相要害設營堡緣江不百日而布置周密四鎮以幣

交彪佳却之報書與陳大義感以至誠嗣是無
一卒敢渡江者高傑駐師瓜步意欲虎踞三吳
彪佳曰吾當再以誠感之因約期越江面會於
大觀樓傑意彪佳文士不敢輕離潤城訂期已
駭屆期颶風大作意彪佳決不能至而小舟破
浪頃刻到岸傳呼曰祁都堂至矣傑盍駭服及
見彪佳止携老胥一人厮養一人傑亦盡撤其
部下將士彪佳與握手如平生歡為言共奬王

室大義凜然傑大悦服曰傑閲人多如公者傑甘為死公在吴一日傑敢不如約者有如水乃置酒讌中丞彪佳以國變辭為一飯而別彪佳此行有危而止之者有請設伏金山備不虞者有謀以勇士假胥隸從者彪佳咸咲謝之是日江風大悪多勸易期彪佳曰吾失信何以信人吾為三吴億萬生靈往死亦何憾歸舟風益迅小舟如葉彪佳意無難色入開館禮士設筍受

言民隱既上通而士至者人人以初中丞爲親
己院署有大池久淤中丞至卽命濬之人勿喩
其意一日謂其兄駿佳曰此弟止水也蒞吳半
載事皆就緒馬士英憾劉宗周斥其奸邪并恨
彪佳嗾御史張孫振疏叅彪佳前阻登極爲有
心擁戴潞藩彪佳卽以病告歸乙酉朝事日壞
彪佳痛曰江南卽燕都之續矣乃挈妻子入雲
門爲避亂計五月南都不守六月皇太后至浙

潞王監國黃道周請設蘇松督撫少宰王志道以彪佳名上起少司馬理戎政事行將總督蘇松方奉命而北兵奄至潞王出降彪佳仍入雲門貝勒至武林以書幣聘彪佳遂紿夫人曰此非辭命所能卻必身至武林固辭以疾或得歸耳初五日携長子理孫發雲門至寓山顧理孫曰而翁無他失惟耽泉石多營搆亦一過也昔文信公臨終貽書其弟囑以文山為寺吾亦欲

捐此堂捿禪侶以懺吾過晩命具酌暢飲數巵移時子侄童僕皆散去獨呼祝山人至瓶隱寮室縱談古今忠臣烈士娓娓數千言屬山人焚香煮茗遂開牖望南山咲曰山川人物皆屬幻影山川無改而人生倏忽又一世矣復向榻中端坐瞑目屏息良久忽張目曰向謂死若何如此是矣乃促山人就寢遂至八求樓啓大叅公祠以文告別復歸瓶隱作遺書曰臣子大義自

慮一死十五年前後皆不失為趙氏忠臣深心達識者或不任湍瀆自經若余碌碌小儒惟知守節而已以殊筆大書几上赴水而死祝山人蚤起遍索之不見大呼號理孫夢中驚起挈數舟求之深水不得有頃東方漸白見擲陌下水中石梯露幘角數寸急就視彪佳正襟危坐水纔過額冠履儼然鬚髩不亂面有笑容太夫人趺坐澡盆之旁至是驗矣隆武帝聞中贈彪佳

少傅兵部尚書謚忠敏劉宗周贈少保工部尚書謚忠端

石匱書曰嗟乎祁中丞之死而名之曰忠則可及也名之曰敏則不可及也蓋處中丞之地無一可死乃時事至此萬不可為明眼人視之除却一死别無他法中丞乃乘便即行計不旋踵凡中丞之忠孝節義皆中丞之聰明知慧所倉皇而急就之者也余故曰殷有三仁吾越亦有

三仁劉念臺則仁者安仁也祁世培則知者利仁也倪鴻寶則畏罪者強仁也三先生有知當不以余言為妄矣

人曰文文山知命而抗命者也其意活劉念臺知命而受命者也其心死故一則餓不死而一則餓死之謝疊山却聘而求生者也其詞宛祁世培却聘而不欲生者也其詞決故一則緩死而一則即死之四人之意微有不同而盡心於

所事則一也余生平慕文山疊山之爲人而恨不得與之同世乃日對二君子而不知文山疊山之日在吾側也豈不陋哉

石匱書卷第三十七

黃道周金聲列傳

黃道周號石齋福建鎮海人道周生而好學攻苦耳三十不能為諸生乃益自負落落無所可學使者聞其名方營搆先賢某詞囑為上梁文道周縫掖進謁援筆就璀璨驚座繇是敎藉八閩有相者唐甲道服謁道周曰憂時宰相也道周悦舉萬曆戊午鄉試第七人天啓壬戌成進

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補編修時東事方始輒若辨餉道周以為冗濫宿蠹之所致輒章上之略曰臣聞善為國者有十年之策而後議三年之功議三年之功則必餘十年之算今為國者計詘于朝夕而議懸于歲朔興師則如涉海治賦則如煮金汨沒淪胥茫無畔岸是誠天下臣子之所共痛也臣觀天下未嘗不富兵力未嘗不充諸臣任事之意未嘗不篤然而源始不清

末流相倣汰一冗一冗旋生去一蠹一蠹隨伏物力已窮而探索不已故今天下以為貧國之患臣獨以為冨國之患天下之患以為國不見冨臣之患以為國不見貧中官不見貧而織造服用鋪壁庫收食料之屬一切不省又益之衣甲火藥犒賞燎原之數以陰長其牙爪朝官不見貧而冗吏奸胥輿皁走從宴御竿牘之數一切不省而又益之親戚姻婭瑣〻膴仕以白望

其殺利邊官不見其貧而游客驕丁尸班匠籍
巫師覡卒之數一切不省又益之朽頓破冒樂
有用於無用以自喪其軍實故此三者則皆自
見富而始也又曰團營中外十二萬衆散爲工
役隸于私門無所用之而常歲食粮八九十萬
直隸衛所錦衣後軍屯田四萬八千七百餘頃
侵冒占據無所用之而常外稅苗地内競草場
三輔五十萬户口四百萬推埋無賴者億數無

所用之而常召募五方之兵遼東兵額九萬歲餉六十七萬賞賚外蒭十餘萬地失而額存無所用之而常於百四十萬之外奏數十萬而無所復出匡觀關門內外四五十里聚十三萬之兵月費一二十萬籌度咨且不出三年天下膏血從此竭矣又曰會昌之末襍賦極少猶九百二十二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其兵皆八十三萬然而國日以削境日以蹙故賦多則蠹

生兵多則盜出推賦如堆肉上惡而下不可食聚兵如聚蠱不毒人則毒其身道周強忍敢言以聖賢自命淡泊廉靜不事鮮好初為文譎辯似予繼乃闊肆矯絕近代天下咸以為山斗魏璫時以東林見發丁卯　思宗嗣位道周論劾數以為今上即位之年當師之上文退而謂所私曰不敢明指乃比之上文耳庚午出典浙闈時黨與翻覆至以東林比崔魏恭罰開復道周

請罷歸遂以用人行事一疏指斥當事畧曰臣觀邇年諸臣無一毫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吹求報復而已自庚午春以來盛談封疆寔非為陛下之封疆不過為逆案而翻封疆設諸芟鋤逆案者無端而陷封疆之內至于封疆之要塞利害區畫布置無一言及之自辛未春而後盛言科場寔非為陛下之科場不過為仇隙而翻科場使諸素無仇隙者無端而陷科場之

內至于科塲之源流清濁屈折易難無一言及之臣觀古之聖賢日夕經营不過兩事外㩦簡狄內屏小人今皆以此二㲀遺陛下而簡然自托于催科比較之末圖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為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可用獨以隻句单詞竊周孔之學廢聖賢之道是臣所仰而長歎也又曰宋儒有言邊帥之才即不可得當于縉紳廉幹有識中求之臣觀萬曆中年林下諸臣如

鄒元標趙南星高攀龍等二十餘人淪棄十九醞成門户之禍今又無故取諸縉紳稍有意識者舉網投穽即緩急何所得半士之用乎其後上益鍥急務毫末刑獄繁作道周一人之身是非者數矣壬申罷爲民丙子復起原官旋告病因上求言省刑一疏丁丑陞詹事府少詹既而上之用人益襍每以召對片言決之而陳新甲以居艱驟列本兵廷臣莫敢力争道周上疏劾

之不聽久之新甲坐東事不成伏法上後奪情
以閣部楊嗣昌出督師中州嗣昌以口辯見幸
道周上言朝廷即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
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懌乃召廷
臣于平臺問道周曰朕聞無所為而為之謂天
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
用之時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
臣心為國家不為功名自信其無所為上曰前

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仁上怒其強辯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出奏曰臣不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常冊辭

而明首倡切道周素負人望臣所仰企今謂不
如鄭鄤臣始太息絕望鄭鄤杖母行同梟獍道
周又不如鄤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
如鄭鄤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為
比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
而堅言偽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
欺世盜名臣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
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一生學

問止辦得一張佞口起去罷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之前讒諂面諛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叱去之明日有旨降道周江西布政司都事庚辰巡撫江西都御史解學龍薦舉人才疏中極稱道周忠孝為我明道學宗主可任輔導上大怒逮學龍并逮道周道周囊無一文守土及紳士

爭揹助餉緹騎道周曰行乞假金是欺朝廷頗
如故事瘁肌血勿恤緹騎亦感謝不取益厚遇
道周入都案以僞學欺世應大辟刑部尚書劉
澤深力請減戍詔於午門外各杖四十杖畢道
周向學龍四拜曰道周不才相累舉止如常遂
往戍所已而賊陷中州福藩殉難嗣昌知失律
喪地不可赦乃自殺上已悟道周所言非妄會
輔臣周延儒侍講筵上偶言及岳飛事嘆曰安

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
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即如黃道周之爲
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
然還宮即傳旨復官道周見延儒專政遂謝病
去廬先人墓側作易正言數學極深秘講學江
東註洪範孝經小學諸書癸未冬山寇横漳泉
間殺副總兵阮居民爭就道周廬避難賊果過
門不入甲申聞北變約鄭芝龍起義不應弘光

監國起吏部右侍郎南都時事日非居數月奉
命祭禹陵欲便假歸乙酉南都陷還漳七月唐
王入閩稱帝道周以擁戴功進東閣大學士兼
兵部尚書上曰黃先生博學吾閩之當有機用
以應時艱道周辭陳芝龍不可恃於閩粵之勢
已盡屬鄭氏鄭氏素恨道周益不為用明年詔
以閣部封文明伯同定國侯鄭鴻逵之師北進
鄭芝龍不與一錢隆武給空劄百道為行資而

已道周撤門人各籍家丁具糗粮以從得百人居吉安與楊廷麟萬元吉為呼應出兵徽州鄭鴻逵師竟不進道周角巾披褐手執小幟麾其衆前止二十騎而已清將許漢鼎來見蓋道周武闈所錄士也言部下清騎數百人欲歸順頑先生以單騎撫之道周大喜從之去數里被縛漢鼎下馬泥首稱死罪曰洪督師計也遂與兵部主事趙淵御中書舍人賴敬儒通判毛玄水

等同至金陵羈之尚膳監中洪督師與道周同卿使人勸之降道周閉目不答使三十人守之一日傳道周急知不免以正命絕筆詩一卷付門人吳繁祉藏絕命詞于衣帶擁至院門督師勿與相見過西華門道周坐地不起曰此處死與我 高皇帝近矣遂刑其地為三月十八日也與四人同畢命于此洪督師命江寧典史徐大綬視道周屍大綬欲收殮之出金犒隸卒寄

藏其櫬于古廟之夾墻又潛竊道周與與四人之首分識并埋息心亭誡廟祝守之庚寅六月道周子黄子中来尋父屍偏訪金陵無踪跡有趙章者為道周門人夜得一夢道周與語曰幸得復見子輩當覓我于息心亭覺而异之奔告子中遂至古廟見廟祝破夾墻出道周櫬再發五人首道周首不腐敗開櫬入之帰葬并裹四首帰各還其家聞人稱異

金聲字正希湖廣嘉魚籍南直休寧人父賈楚寄楚籍登賢書崇禎戊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始歸休寧聲負膂力悅武事學易埋于陳雲莊更得慧定法與同官劉之綸聲氣往還有申甫者善談論自負知兵以占候干聲聲暱之一日宴客夜分席散甫附聲耳指天曰木星犯太微垣急恐有邊警半月後果報女直兵入口聲神其術 思宗召對諸臣商確大將聲薦申

甫上命兵部咨詢籌畧并任用練兵遂以穀爲
山東道監察御史劉之綸爲兵部侍郎同恭贊
軍務申甫兵未及練而猝當敵全軍覆沒劉之
綸陣亾金穀脫走于是彈章群起上曰即何不
言之授簡時乃爲事後之論徧以敢任暫令致
仕辛未徐光啓奉旨修曆特荐穀素諳曆法壬
申起山東道御史與光啓同修曆法迄無成功
甲戌陞山東僉事未任以原官養病癸未起修

撰毅先馳奏鳳翔巡撫馬士英不職狀侯旨清江浦旋憂去甲申三月之變得不與難乙酉南都不守毅集義兵與推官温璜嬰城死守閩隘武遣官授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徽寧池太督師恢勦尋又加兵部右侍郎假以便宜行事先是毅與黄澍為文字知己後以澍挾左良玉稱兵犯闕請誅士英益附澍丙戌清兵至徽徽不即下澍携数十人倉皇至城下自言湖廣

逃回來與協力毅信而納之為內應城陷遂縛
毅檻送留都見清督師洪承疇毅大聲問洪曰
尒識我否承疇曰豈不識是金正希洪亦問曰
尒識我否毅曰不識也承疇曰我便是洪亨九
毅喝曰咄洪亨九受 先帝厚恩官至閣部辦
寇陣亡 先帝慟哭輟朝御製祝版賜祭九壇
予謚蔭子此是我明忠臣尒是何人敢相冒乎
承疇聞之面赬不出一語毅被擒時有友人江

天乙者請與俱殺固止之不得天乙周旋撫卑數百里不少離語殺曰丈夫死耳何懼爲殺見承疇天乙扶掖之語稍怯即大殺代答得稍近承疇座天乙出袖中研石擊之勿中承疇大怒命與殺同日棄市殺至大中橋坐地閉目內視持慧定力數人掖不起刀砍之不即入衆乃大駭良久殺張目指其心曰欲了吾事請從此入果剸其心乃斷首而天乙磔其屍初殺之至南

都也命僕治櫬僕治櫬二穀駭之友天乙曰幸
益而三穀益駭至是僕亦自盡蓋三人遂其志
云
石匱書曰黃石齋正人也而近於迂金正希奇
士也而近於誕本不知兵以書生而践戎馬之
場可望其有成乎若夫一往孤忠行將與天子
爭勝石齋固優為之而正希造次請纓雖若益
浪至末後一着之死靡他差強人意噫嘻二居

子之病誠在迂誕然使其不迂不誕而能若是乎哉